

舊

唐

書

二六

蘇平私藏

PDG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六

劉

昉

蘇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竇叅

從子申附

齊映

劉滋

族弟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叅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叅貴贈吏部尚書叅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叅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叅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族人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于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接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

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叅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叅叅不俟濟江  
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  
免贓詔百寮於尚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叅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  
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彝舉屬令贓罪至  
千貫爲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叅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後累  
佐曹王臯以正直強幹徇叅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  
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  
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頗忌之  
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直  
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  
庶子之上又亞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識  
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叅曰此  
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  
宰相請奏李泌亦戲荅以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

封叅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叅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對諸相皆出叅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爲辭實專大政叅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旣憚叅饋遺畢至外示敬叅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叅竇申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叅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叅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叅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叅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叅宰相陸贄曰竇叅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叅宰衡合存公體以叅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

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竇叅在彼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贊奏曰臣面承德旨奉密旨以社稷爲憂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叅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以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貞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叅時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

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

竇申者叅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叅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叅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叅曰臣無彊子姪申雖踈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叅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叅有隙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吳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今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則之爲昭州司馬吳通玄爲泉州司馬竇申爲道州司馬不旬日貶叅郴州別駕即日以陸贄爲宰相明年竇叅再貶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叅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叅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

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叅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叅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建寧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群竇叅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叅罷黜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叅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南既賜叅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  
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叅軍滑毫節度使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  
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  
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  
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爲宰相薦之遷刑  
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爲判官映口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  
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  
緩不曉兵家事部將有李楚琳者慄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  
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映言乃  
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鎰  
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  
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  
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  
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哲長



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  
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  
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  
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  
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  
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  
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爲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  
忤旨映連請爲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  
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爲相延賞罷相爲左僕射數晝時事  
令映行之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  
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異其復入用乃  
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  
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餅高八尺者以獻

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獻玄宗嘉之滋少以

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爲滋堪爲諫官拜左

補闕

改太常卿復爲左補闕  
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

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

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

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

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

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貞元三年遷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

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

吏部尚書竇叅以宰相爲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

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

嫉惡掌選多所發擿更代詐僞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

贈陝州大都督貺從兄贊大曆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鄠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劔南還朝途出於鄠贊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榛藁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歛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爲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

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飢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爲  
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  
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  
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爲史  
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  
於公旣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  
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  
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  
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誠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  
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由是亘坐罰俸邁九年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  
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迥爲劒南西  
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  
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獨

振薄俗請臨第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歷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翊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翹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

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異久遠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旣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柩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怜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潁之孫父翺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牋奏大曆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爲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爲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鎰爲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旣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寔以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

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又賜其家絹二百匹

史臣曰竇叅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爲悖矣齊映曲貢希用甚謬而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汙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贊曰物之同器貴於私通竇阿齊佞偏諛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六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r index.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irregular shape.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七

劉 昫

著

聞人詮校刻

徐浩

趙洎

子博宣  
廬南史附

劉太真

李紆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渭

子溫恭  
儉讓

鄭雲逵

李益

李賀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服除授京兆司錄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叅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除國子

唐傳卷之七  
祭酒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別駕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傳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貶

趙洵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郾城尉累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緒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爲衢州刺史永泰初洵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洵爲巡使俾令即訊洵周歷墻圉按摭迹狀乃上直中官遣人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旣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之寃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旣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無

何知吏部選扈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

子博宣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爲從事  
賓筵之間多所忽畧環不能容朝廷方討淮蔡環誣奏博宣受吳少  
誠賂爲反間又妄說國家休咎扇惑軍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  
令環決杖四十流於康州人皆以爲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  
信州貲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  
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  
劾奏南史以爲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  
刑部貲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鞠將行並召於  
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冤三人將退裴澥獨留奏  
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  
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爲甚未知燒鉛何如澥曰燒鉛  
爲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勅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  
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鉛爲丹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

登寶位及天寶大曆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賊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亾就推今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爲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解俱坐謂之曰朕惜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解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揔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付宰臣改勅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皆此類也而博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解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歷中爲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遊勳績擬之相文大招物論貞元

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  
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  
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  
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  
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群寮頃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時則  
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早衣對廷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  
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絮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  
清朝野慶季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情因詔曰卿等  
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  
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  
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捨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  
其詩以太真及李紆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  
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  
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荐饑貞元三年已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

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內外朝夕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常叅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制

李紆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初吏部侍郎李嶠薦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號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紆通達善諷諧好樂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爲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嘗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上元年敕追

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置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于臣僚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爲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寮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禮敬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已下充獻官餘依紆所奏紆又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于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



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儼謂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冤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于貶所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饑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

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爲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傳後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昇甲科人稱其當有集四十卷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叅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

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言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于散位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兒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昇於省闈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

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  
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覩公異譴逐懼爲所  
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異竟  
名位不振輒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贊之褊急焉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渭舉進士  
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辟爲支使再遷殿中  
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爲少  
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爲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  
卿此時都不言今爲少傅疑以散慢廼爲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  
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  
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  
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  
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  
進士文詞非公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

出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子溫恭儉讓

溫字化光貞元末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爲叔文所睦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任用溫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才俊拔文彩瞻逸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群羊士諤趣尚相狎群爲常夏卿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竒待之三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楊州溫欲乘其有閒傾之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群請爲知雜吉甫以疾在第召鑒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伺知之詰旦令吏捕登鞠問之又奏

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乃貶群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群再貶黔南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溫文體富艷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吉甫再入中書長慶已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鄭雲逵滎陽人大曆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以畫干于朱泚泚悅乃表爲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逵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逵奏貶莫州叅軍滔代泚後請爲判官滔助田悅爲逆雲逵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逵奔赴行在李晟以爲行軍司馬戎畧多以咨之歷秘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逵初爲

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王庭王白泚黜爲莫州錄事參軍滔復奏爲判官因深構庭王於滔滔爲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王又輒墮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王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達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王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王等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達奏其弟有前太僕丞方達受性兇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昶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附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達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政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

族子登進士第長爲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

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  
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  
天下以爲歌詞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  
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痴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  
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常與濟詩而有  
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秘書少監集賢  
殿學士自負才地所多凌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  
秩俄復用爲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  
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  
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  
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  
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宋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謂



唐書列傳卷八十七  
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聞邵說以僭侈失於于公異呂渭李益  
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鄭其名久存半  
乏全德愧于後人

唐書列傳卷八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八

劉

珣

等脩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趙憬字退翁天水

醴

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

曾孫祖諠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脩潔

不求聞達寶應中玄宗肅宗梓宮未祔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

寇天下飢饉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爲州從事試

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憂

哀毀幾絕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丞

請爲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歲餘承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靜

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憬多學問有辭辯敷奏稱旨上悅

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討

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  
賫繒絮蕃中市馬迴以窺利憬一無所市人嘆美之使還遷尚書左  
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實叅爲宰相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上不  
從八年四月竇叅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歛寬刑罰  
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  
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爲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  
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恙兼  
慮闕遺頃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  
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効尤難莫副竟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  
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覽  
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念稽  
顙丹陛仰對宸嚴謇訥易窮處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  
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

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恩造  
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覺沉痾是以勤勤懇懇切於愚誠也臣聞貞  
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  
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閑宴時賜省覽其大指議相  
則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  
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  
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  
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  
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  
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  
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二文武任用資序遞遷  
要官本以材行閒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  
閑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  
材用大厦永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

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是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遍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遍知又訪於衆人衆聲囂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盡爲愛憎也苦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橫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採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既經試効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

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宜久滯上優詔荅之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爲中書讒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穆贇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裴延齡構陷將加斥逐贇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微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微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憬每以正道制之峘微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爲相拔微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爲別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已任纔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裴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時宰相賈耽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

春正月耽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事  
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君動止有實言隨即記錄起居注是也國  
朝求微中起居唯得對伏承旨伏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  
制勅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  
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璹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  
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旣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旣  
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起居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憬  
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爲宰輔居第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  
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產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  
十一子元亮進憬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  
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  
邠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奚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冥  
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  
豈孤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

太子太傅賻布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吊使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旣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箠罰人不聊生倫白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今抑百姓農人爲之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爲之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吏因緣爲姦倫乃躬親閱視省費減倍改大理評事會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拜倫監察御史劾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員外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爲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司戶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絕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



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旰食倫乃調發兵甲駐鄧州界兇黨有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爲襄州節度使徵倫爲衛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翹作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旣爲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党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衄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代宗卽位起爲忠州刺史歷台饒二州以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柳三州都團練使立見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

戶隋州司戶隨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德宗即位選堪使絕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无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爲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欲擢用盧杞爲荊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稱歎以年踰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封郢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兇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廁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無信約專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時年八十三贈楊州

都督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臨清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正平尉從事河東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爲鴻臚卿時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耽仍領其使大曆十四年十一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爲節度使而召耽爲工部尚書耽得牒內懷中宴飲不改容及散召樊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軍爲節度使耽今卽上路因告將吏使謁澤牙將張獻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自圖節鉞潛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軍中皆不伏請殺樊澤耽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卽爲節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

尋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異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

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盡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條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入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釐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旤馬一匹銀綵百匹銀鉞盤各一至十七季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基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矧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

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聞之行賈戎  
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問閭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  
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  
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  
障塞限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  
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  
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太磧通道北至仙  
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賫詔西越  
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  
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騶歲充內廩  
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  
殘孽彞倫攸叙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  
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  
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

叨榮非據鴻私莫荅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  
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  
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藪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  
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  
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  
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  
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蒞叙其衰盛前地  
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  
改入康居凡諸踈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獫永初之中遼東樂浪  
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  
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  
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  
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  
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鄼侯之圖書方

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紕繆優詔荅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鉞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順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群小耽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耽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諡曰元靖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叅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群兇立之必貽國



患臣頃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無益德宗曰已無及矣從幸至奉天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爲塋壠宜令造一碑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以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

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贊所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洎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贊求官贊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爲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爲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贊便以叅言爲對帝怒貶公輔爲泉州別駕又遣中使賫詔責竇叅順宗卽位起爲吉州刺史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溫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獻甫之請畋李納之郊則器略可知矣韋郢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命矣夫趙丞相區分檢裁求爲雅士以爭權而陷陸贄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悟主驟及台司一言不合禮遽疎薄則加膝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贊曰元請訐謨眞謂純儒手調鼎飪心運地圖姜躁趙險並躍天衢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九

劉

昉

聞人詮校刻沈桐

等修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藎旣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旣成

之後莫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  
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  
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  
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  
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  
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群臣請上  
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  
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  
驚尚愆裡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  
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群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  
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  
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

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屢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列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蕃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贊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恃而入必恃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

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闥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鑒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誣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旺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効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

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  
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  
神策衣糧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  
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搃伏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  
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  
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  
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  
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  
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  
不要藉臣雖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  
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  
許公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



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詔移軍事由其手  
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  
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  
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  
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  
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  
阻絕之言機宜合弁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  
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  
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  
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營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  
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  
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群帥異  
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丘微位下  
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

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  
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  
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  
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  
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  
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  
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  
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  
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助當疾而徐則失機當  
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  
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  
相制徒長厲階折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  
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

就東則足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  
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  
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  
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  
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  
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贄諫  
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  
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  
命唯在褻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  
逆誘脅之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  
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  
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  
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  
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

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負寮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旣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官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實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暇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猥之易茲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

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繫有徒但恐傷多寡憂之使翦除元惡曾未決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吊恤妃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

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贇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贇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贇常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遠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贇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贇意蓋爲盧杞趙贇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贇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兒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贇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贇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贇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

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叅素忌贊贊亦短叅之所爲言叅黷貨繇是與叅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終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叅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已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變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

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言曰外議與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贅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謁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亦委任責成之道聽嘉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叟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



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諮諸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駁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諮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

棟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  
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  
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辦所毀之實虛不校所試  
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  
道失其端一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  
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  
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偽難辨吏緣爲奸  
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貢爲三分計闕  
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  
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  
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  
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蕃  
往來疲於戍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  
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

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季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

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  
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  
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  
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  
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  
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  
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  
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  
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  
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  
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紆盟蔑恩肆毒諭  
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  
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  
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

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干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數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戢

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昨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艸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

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  
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  
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  
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  
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  
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適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  
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  
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  
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  
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  
謀非百刻不鬪寇小至則張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  
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  
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  
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  
以長制短則用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  
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  
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  
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  
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  
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  
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  
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  
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  
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  
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  
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祭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

而不遠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徼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書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

攝駭將異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徼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擢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乃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尅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雖無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童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讎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覆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

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擁鹽稅酒之利揔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匹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母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

其文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止及否者息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優厚踰數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

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  
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  
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  
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  
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  
才端拱於委任既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  
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  
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  
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  
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  
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  
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  
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



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眚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揔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旣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

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旣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

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也者未之有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叅旣貶彬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叅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叅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叅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叅語得之於贄云叅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

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元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叅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贊者賞千金翌日贊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旣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

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贊拒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贊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贊憂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贊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臯累上表請以贊代已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

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

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贊居  
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  
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  
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  
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隸  
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韋臯 劉闢附

張建封

盧群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太曆初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叅軍累授使府  
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奏臯爲營田判官得殿  
中侍御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  
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  
于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爲鳳翔節度使旣  
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勣光之時泚旣以逆徙圍奉  
天雲光因稱疾請臯爲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曄伺知之白  
臯爲備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  
使于臯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韋臯爲御史  
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臯若承命卽爲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



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旆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王受其僞命  
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  
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臯曰善又謂雲  
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  
書生待臯且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臯既受之乃內其兵明日  
臯犒宴蘇王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旣行伏發盡誅之斬  
雲光蘇王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爲鳳翔節度使臯斬海  
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臯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  
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臯遣從兄平及弇繼入奉天城城中聞臯有  
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  
難逆臣乘間盜據宮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  
及本使旣不事上安能卹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群公  
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  
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

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  
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  
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  
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  
爲前鋒四年臯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  
佐時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  
其年遣東蠻鬼王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雋州陷沒  
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臯遣大將王有道簡  
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雋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  
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  
計蕃將乞臧遮遮者蕃之驍將也久爲邊患自擒遮遮城柵無不降  
數年之內終復雋州以功加吏部尚書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  
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之及命大將董勛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  
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

卷之十  
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臯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國會長入貢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嵩州城十六年臯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梨嵩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欲謀入寇臯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其成策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毗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臯出兵深入蕃界臯乃令鎮靜軍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路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等四千趨吐蕃棲鷄老翁城都將高侗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兵馬使元膺

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舊路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畧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雋州經畧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東蠻三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于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臯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蕃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臯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

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乃私去臯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彊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山陵未祔哀毀逾制心勞萬機伏計旬月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一日萬機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臯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獎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願上荅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託偶失於善人而叅決多虧於公政今群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榮戚宸聰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

叙先聖屏黜賊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今忠臣墮涕正人結舌  
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  
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  
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美朝政恣其冒臆坐致傾危臣每  
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賢良悽悽血誠輸寫於此太  
子優令荅之而裴均嚴綬賤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伾文之黨  
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廢朝五日臯在蜀二十一年重賦  
歛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爲  
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爲於闕下故也  
故劉闢因臯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厲階之作蓋有由然臯兄聿時  
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據西川叛臯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  
不奏旣收行式以其妻没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司以行式妻  
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

劉闢者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韋臯辟爲從事累遷至御史中

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臯卒闢自爲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闢不奉詔時憲宗初卽位以無事息人爲務遂授闢檢校工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闢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爲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黃裳奏劉闢一狂蹶書生耳王師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之於是今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犄角相應以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祖玄元之誠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弘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乘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乖

卿士之謀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弘矣曾不知恩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劒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爲人司牧宇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後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當死及至京西臨臯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此或給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士族敢蓄梟心驅劫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誑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馘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于市即日戮於子



城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闕口闕因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祖仁軌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負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秘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叅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

滑毫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  
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  
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曆十年燧爲河陽三城  
鎮遏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  
田悅犄角同爲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及燧爲  
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  
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爲岳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  
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  
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  
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  
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  
勉棄城而遁涇師內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  
尋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賫僞赦書二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壽州  
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

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爲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  
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  
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越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  
怡等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慎所  
挫卽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  
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觀察使  
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  
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尅獲而去及希烈平進  
階封賜一子正貲官初建中年李涪以徐州歸附涪尋卒其後高承  
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  
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旣創置軍伍建封  
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  
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

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忝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两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驅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言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

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詵華州刺史盧微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兼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曾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礼人情所通起今已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已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又令高品中使賞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

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伏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旄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埧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仵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爲

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爲武寧軍節度代愔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爲亂而愔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群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群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奏爲判官曹王移鎮江陵襄陽群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直聞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王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贓獄群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持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貲外郎中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輒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奉詔令群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天渠大利於人群曰爲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

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爲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卽責下吏  
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義少誠乃從命  
卽停工役群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聳  
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常蒙隔在恩外群於筵中醉而歌曰  
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虎十萬  
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寮師長肝膽不用三軍  
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群以奉使稱旨俄遷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  
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六年四月節度姚南仲歸朝拜群  
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  
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論稱美尋遇  
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賙賻布帛米粟  
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  
激壯圖義風凜凜聳動群醜春盜之喉折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  
季年惑賊闢之奸說欲無巴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三子之賢不獨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一

劉

胸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田承嗣

姪悅

承嗣子緒

田弘正

子布牟

布牟在隋一

張孝忠

子茂昭

茂和

昭子克勤

弟茂宗

陳楚附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倖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祿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為前導偽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兇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為安史註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畱賊將為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

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及昇魏州爲大都督府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不遜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嵩欲邀旌節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嵩率衆歸於承嗣十年薛嵩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洛州楊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諷其大將割耳勢面請承嗣爲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叅戎秩効用無聞常輔兇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

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瀛溥流離思明  
繼暨趙魏堙厄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  
凋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誠寄之爲理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  
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  
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  
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  
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  
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脇  
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茲邪可見不然豈志  
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  
爲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旣云相州搔擾隣境救災旋又更拜磁州重  
威霍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旣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洛  
州實爲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  
橫加凌虐一門盡屠非復隳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

列屯營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固有子遺其爲蓋在無赦欲行計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迫巡相衛仍却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誼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爲憑此而可容何者爲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使朱滔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使田神王等掎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皇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先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輝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輝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爲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

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  
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爲七州節度  
使於是承嗣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  
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  
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爲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  
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  
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爲魏博中軍兵馬  
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爲  
節度畱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多  
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  
大曆末悅尚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  
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亦順命即依符罷  
之旣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旣  
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其家財帛衣

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讎感悅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已聞而猜惧以兵萬人屯曹州遣使說悅同為拒命悅乃與正已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愜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已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時朝廷遣張忠等討栢州悅將孟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愜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洛將張伾為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眾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師距悅軍三十里為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萼以曹俊為貝州刺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洛大為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

則攻尚書以逆犯順勢且不侔宜於鄆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爲尚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汴水馬燧等三師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師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事今旣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是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爲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今三帥云亡子弟求襲悅旣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今軍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勲無爲俱死也乃自馬投地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恩公不忍聞此今士民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一髻以爲要誓於



是將士自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悅從  
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爲悅所害悅觀  
城內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爲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旣至完  
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  
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  
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  
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  
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則使於北軍  
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旬朔之內拔東鹿下深州  
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  
有詔得惟岳郡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  
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不令  
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  
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

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郢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慳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畱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四日起軍南下次宗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

於河三十里河水爲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勝負未決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爲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建國號爲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爲范陽府恒州爲真定府魏州爲大名府鄆州爲東平府皆以長子爲元帥

偽冊之曰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爲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四年十月涇師犯關諸師各還本鎮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悅亦致書於抱真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正月加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並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愎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不舞忭悅方晏巢父爲其從弟緒所殺

緒承嗣第六子大曆末授京兆府叅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爲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主衙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悅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俟豐饗會興元元年朝廷有悅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悅旣順命門階徹警悅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殺悅腹心蔡濟扈寧許士則等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

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沉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又入別院殺悅母  
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  
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  
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畱後明日歸罪於扈臺以其首狗然  
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爲亂兵所殺遂以緒爲畱  
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  
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  
大破朱滔于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  
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改封  
鴈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初田悅性儉嗇衣服飲食  
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足緒旣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  
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賚加等子三人季和季  
直季安季和爲澶州刺史季直爲衙將季安龔幼爲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爲己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

曹叅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畱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襲封鴈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無他才能亦麁脩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皆不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宗命吐突承璀爲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旣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尉子懷諫懷禮懷詢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

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將田興爲畱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田興與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第一區薊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弘 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惲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曆中累官至 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旣令庭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等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弟悅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廷玠不從召爲節度副使悅姦謀

頗露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自兵亂已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弘正庭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當季安之世爲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卹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炙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爲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騃乃召弘正署其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將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爲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請興拒關不出衆呼噪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



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悔取禍之道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不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覲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微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與壤悉化戎墟外無車

馬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 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筭兼弱攻昧批亢擣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爲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毀之以正廳大侈不居乃視事于採訪使廳賓寮叅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齒寒之懼屢遣客問說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辨弘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計吳元濟弘正遣子希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弘正効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絕其犄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

據二州以自解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  
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二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  
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  
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顏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  
三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  
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  
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叅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  
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爲太  
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畱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弘至朝  
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畱意誠可尚然魏土樂卿之  
政隣境服卿之威爲我長城不可離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旦  
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  
庭當時榮之十五年十月潁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  
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弘

正以新興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爲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誼騰以爲言弘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畱魏兵爲紀綱之僕以持衆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俊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叅佐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賙賻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群年

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爲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計淮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時裴度爲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遽至布以

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  
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秋弘正移鎮成  
德軍仍以布爲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  
弘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  
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爲留後時魏博節  
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湊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  
布至起復爲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布喪  
服居堊室去旌節導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  
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  
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已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爲先鋒兵馬  
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衛軍二萬七千計  
之結靈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克融曰張弘靖據  
幽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  
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鬪志憲誠從而間之

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爲憲誠所有  
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  
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  
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  
遺表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  
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  
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  
宗聞之駭嘆廢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  
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朕以寡  
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  
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終食而浩嘆自茲弔伐驟歷寒  
暄雖良將銳師率皆協力而俟時觀釁未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  
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肝心鴻

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下氏之門漢表尸鄉之節比  
方於布今古為鄰况其臨命湏臾處之不撓載形童表益深表憫使  
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覩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  
端拱崇名職垂彝典據斯以為報聊據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布子  
在宥大中年為安南都護頗立邊功早太和八年為少府少監充入  
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年會昌初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  
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為充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  
立功累更藩鎮以忠義為談者所稱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父謚開元中  
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  
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  
本字孝忠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  
內供奉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果毅折衝  
祿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

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  
名孝忠歷飛狐高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  
妻妹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城鎮十餘  
年其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  
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  
與朱滔戰於瓦橋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爲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  
配焉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旣而寶臣  
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懼不往寶臣使孝忠  
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  
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  
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畱無患也乃歸果無患無幾  
寶臣死其子惟嶽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討之滔以孝忠  
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撓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說  
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



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  
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即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  
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  
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又遣易州錄事叅軍董積入朝德宗嘉之  
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  
令與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  
人在恒州者悉爲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和甥滔  
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  
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  
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  
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鬬緩之必翻然  
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輩義豐坐待惟岳之  
殄滅耳旣而朱滔屯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  
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旣

誅惟每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曰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旣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武俊謀叛詔田悅救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爲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脩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熒惑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爲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旣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

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賑卹乃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已誅之矣押牙且知州務孝忠即令攝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稱僞國華與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仍改昭華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義武軍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斛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醵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年七月爲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檀興削檢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謚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員

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爲義成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畱後仍賜名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晉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晡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柰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錫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畱數月詔令歸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

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 創廩廩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夜  
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今外道軍戎方  
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  
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  
親擐甲冑爲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乃詔  
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藩帥多阻命自固  
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  
決拜表求代畝數四上之命左庶子任簡迪爲其行軍司馬乘驛赴  
之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迪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  
就路將行誡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孫不爲風俗所  
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  
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  
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  
于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發朝五

日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碩喪事所須官給詔  
京兆尹監護諡曰獻武憲宗念其忠藎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  
每年給絹二千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  
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  
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  
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已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  
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寔爲亂法雖援近日勅  
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旣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  
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爲定例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  
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  
年十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即日授雲麾  
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  
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徃徃  
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

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親者  
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  
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  
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  
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  
關雎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  
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  
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  
衰服而衣冕裳去聖室而爲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  
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  
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爲開  
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  
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  
城平涼天水四郡幅圓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爲會計都領

岐隴間善水草及田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

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廐使寶應中鳳

翔節度使請以監牧繼貧民爲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勅賜

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特舉恩舊

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廐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

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

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

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爲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

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

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

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

式官茂宗俄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

刺史御史大夫充充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太和五年入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茂和元和中爲左



武衛將軍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用兵計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  
茂和爲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  
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  
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爲卿遠貶後復用爲諸衛將軍卒陳楚者  
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爲義勇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  
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  
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楚夜馳入  
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卒陳然  
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屢立戰功入爲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  
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  
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群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  
餘州竟爲盜穴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  
國力善無報始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福大端近

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二

劉

昫

等

聞人詮校刻訛同校

李寶臣

子惟岳惟誠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貞士平

士貞子承宗

承元

王廷湊

子元達紹鼎子景崇

元達子紹懿景崇子銘

紹鼎

紹懿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鑣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爲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玄宗畱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錄爲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楊光翽忠志挾光翽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

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實封二百戶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恒州爲成德軍賜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疋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實封百戶初寶臣正己比且爲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曆十年寶臣正己更言承嗣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比正己滑毫

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已會軍于棗疆椎牛醢酒犒勞將士  
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已軍賞薄旣罷會正已軍中咄咄有辭正  
已聞之懼有變即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  
下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  
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于陳畱正已收承嗣之德州  
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  
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  
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  
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爲  
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  
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  
敢進者承嗣止正已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  
常欵立之乃勒石爲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王氣寶  
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

臣正已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爲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刼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其豐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僞爲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爲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匱玉筭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僞刻王爲印金填文字告境內

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真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懷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盧敞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没入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贈太保

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旌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爲不可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爲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爲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畧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



討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  
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  
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  
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  
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  
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  
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畱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  
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群逆爲自危之計非保  
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旣而惟岳大將  
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  
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  
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惟岳燒營而  
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寧率  
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旣出恒州謂

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況大夫暗昧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廻戈達明至恒武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

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爲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歷充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東平

唐傳九十二  
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  
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  
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  
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  
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  
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中  
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俱得幸於主尤愛  
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之禮有吏誰何者即以厚賂啗之渾與  
元本偕少年遂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  
忿上表陳聞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  
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于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李  
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

號沒諾千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  
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  
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恒定深趙  
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  
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田承嗣因薛  
嵩死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  
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王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  
戰于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  
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詈  
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替伺屏間  
獨武俊佩刀立于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堅乎武俊曰今  
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  
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爲己資寶臣曰今承嗣  
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歟唾間若傳

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爲援。皆武俊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爲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犇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比城平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州所間，軍士百束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援定州三

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漏刻惟岳恠  
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  
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  
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戶以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僞  
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鎮之朝  
廷旣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  
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  
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方計田悅敗悅於汨水後連歲暴兵  
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  
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  
王以恒州爲真定府僞命官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  
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旣爲周魯謀潰  
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  
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

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闕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直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異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併吞且河朔無異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異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

整臣禮不從即爲所攻奪此時臣滔平武俊授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真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偽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瑯琊郡王時朱泚偽冊滔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終十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若閣下利則昭義軍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



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直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旣交滔震恐抱直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用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龍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群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碩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謚忠烈子士貞士清士平士則士貞嗣

士貞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爲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爲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

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貞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既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貞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即令將兵攻趙州士貞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貞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貞爲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貞爲司空真定府留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貞爲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興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

宗即位進位檢校司空士貞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爲進奉者亦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子承宗承元承通承廸承榮

士清以父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爲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選尚義陽公主加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網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及盜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庭奏盜至於承宗旣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及奪承

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

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爲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于京師用爲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真攜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

承宗士直長子河朔三鎮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承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四年三月士直卒三軍推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

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爲刺史承宗旣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異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勲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勲賢於列位兄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性養之而益克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于無刑恭行

天誅干於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  
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官招討處置  
等使會諸道軍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  
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璀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璀至行營  
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衄都將酈定進前擒劉闢有功號爲騎將又陷  
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忠赤戰賊屢捷  
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憲宗密詔承璀擒之遂  
于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逐上表三封乞自陳首且歸過於  
盧從史其略曰臣頃在苦廬綿歷時序恭守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  
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乂絕  
白刃之下難避國刑殷憂之中轉積疊隙中由盧從史首爲亂階興  
天下之兵生海內之亂旣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聞父之喪已  
變爲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喪敗臣求利上敢欺  
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矯情徒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宵臆今構禍

者已就擒獲抱克者實冀辯明況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離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爲心弘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湯網使樂堯年時朝廷以承璀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爲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盜燒河陰倉六月遣盜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爲之旰食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隣道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方淮西用兵二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

度使郝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宗懼不敢  
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元濟承宗始懼  
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  
將石汎等詣闕請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  
內租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䟽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帝者承  
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刑撫御之方  
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訪于典謨亦尚斯道朕祗符前訓  
續嗣不圖底寧方隅蕩滌氛祲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  
阜康思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誠之可矜  
則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隣封後領蕃城受疑於朝  
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  
方諸侯飛奏盈篋竟請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  
於動衆事豈願然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爲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  
無慘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于甲令銘在景鍾雖再駕王師



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  
需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  
緘圖印以上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煙地願帥於職方  
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爾誠諒由效  
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  
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既克剪暴常思止  
戈予之此心天地臨鑒況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  
恩而遷善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矚滌乃愆斷於朕志復此  
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  
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  
丞崔從往鎮州宣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  
史充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州每州置錄  
事叅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

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冑曹叅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叅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効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叅佐密疏諸帥天子嘉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隣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哭誼譁承元泣之曰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

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爲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權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賚甚厚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沂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自是充鄆諸鎮皆稟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

制所理稱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

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曰五哥之事  
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為假子驍果善鬪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  
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  
部尚書皆以廷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為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湊沉  
勇寡言雄猜有斷為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宗上稟朝旨田弘正  
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湊每  
挾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為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  
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衙兵諫於府  
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畱後知兵馬使  
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湊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隣道兵仍  
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  
代李愬為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  
元翼為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湊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

廷奏事泄坐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奏殺弘正合從  
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  
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  
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疊及賓寮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  
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  
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依一  
時興師恐費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  
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諸屬  
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可資先討况廷  
奏闕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  
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司叅之晉陽輔以滄德掎角而進實若建瓴盡  
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  
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聞先扼其喉今瀛鄭易定兩賊之咽喉

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聞課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而進討初以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辭日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爲賊所敗衆皆陷沒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裴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求和監光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群盜帑藏虛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絀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藹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闔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

內官一人監軍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即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  
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  
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  
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  
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  
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興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  
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  
御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  
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  
命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  
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  
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  
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屠  
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

廷大和初滄州李全畧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充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第投款於廷湊及幽州李載義時載義初代克融輸誠効順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兗之師進討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絕廷湊進奉旣魏博將丁志治以行營兵叛倒戈攻魏州諸軍擊志治廷湊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治奔於廷湊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湊遣使詣闕請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鎮興自李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隣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廷湊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贈太尉累贈至太師

子元達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廷湊卒三軍推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



遷檢校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款歲時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逵王釗安王降何弘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冊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紹懿

紹鼎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胤景崇景崱景崇爲嫡時年

幼紹鼎卒宣宗以昭王內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官克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

景胤初爲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爲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克本州團練守捉使景崇於季父紹懿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惴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克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起徐

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止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闕駕幸劔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隣以兵附處存入闕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閔輔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爲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幽州幽帥李匡威率衆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衆數萬來援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

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爲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下伏甲劫鎔鎔抱持之鎔曰公誠止人勿倉卒吾爲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即並轡歸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修好而退及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鄆清三鎮兵強天下遣將萬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洛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見梁帥圖之式即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王令朋附并汾違盟罔信弊賊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乃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爲王

今計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即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鎔  
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從昭祚入官于大梁全忠  
以女妻昭祚及全忠僭天下無主鎔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  
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  
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僞梁加尚書  
及唐室中興去僞尚書令之號天佑七年毋魏國太夫人何氏卒起  
復本官十八年爲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史臣曰土運中微群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爲  
國蠹賊加以武俊之狼狡爲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蝥吐  
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  
崇父握於阿衡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况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  
爲太息

贊曰鴝鵒爲恠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爲盜啓門牙旂金鉞虎子狼孫  
茫茫黔首於何叫閭

唐書列傳第九十二